

續

者

舊

續耆舊卷十五

浮石三和尚之二附不了和尚

星移物換之際逃于西竺者多矣然當其始也容身無所有
激而逃之及其久而忘之登堂洗法漸失其故吾黎洲先生
有云不甘為異姓之臣乃甘為異姓之子者也獨吾鄉浮石
周氏披緇者三通城佯狂以死此謂顛和尚者也思南沉涵
以死此謂醉和尚者也順德苦身持力不入市城以死此謂
野和尚者也是三公者真此謂有託而逃者耶其在和尚中
當為唐子然而不愧孤臣矣思南此傳歷使草二卷乃少作
不過其宗老錄莊一派未能開生若其甲申後詩僅存得請
公止酒詩極奇極橫大屬老境惜其餘之不得見然存此亦
見手筆矣

醉和尚前思南守周元懋字柱礎一字德林文穆公應賓子也以
文穆任累官南京右軍都事屯部郎中奉使蜀中歸和貴州思
南府丁內艱未赴傳載結埼亭集茲不錄

先生無後故其著述多散佚并其居官之善事其其亂後諸
義師之行相傳有狀載之而今亦不可得見此其大畧耳

辱諸公以止酒詩見規率爾奉答

天公忽沉醉鷄首賜西秦諸公靡然其從之謂謂順天或可存嗟
我耿·難具陳側足焦原報嗜吞亦復思以醉自殉有鷄窺我室
有狐填我門有虎奪我寢有鳩居我寢冬非我冬春非我春不醉
何以尊我魂三光已失曜剛有酒星照棘人寸草已失據剛有酒
泉客僂氏清聖濁賢漫勿論驅而納之桃花洞口別一羣祇愁運
亦易但力亦易分朝不及暮夜不及晨九曲之腸已轉淪何以過

此炎火楚嗟我之醉亦易醒胡然天醉一往長昏。

衆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斯言其常耳諸公慎弗聽試
看滾、乘箕去正氣在天為日星是之謂清是為醒那得奄、視
息坐窮城可憐搖、我心旌死灰漸難然槁木漸難生蒼黃素紫
無定衡不見蒙面喪心者自云我清云我醒諒亦難以口舌爭我
今不願清我亦不願醒我日暮而道遠始逆施而倒行

阮公一醉六十日謝却司馬家兒婚一日偶不醉被猖草萊勸進
文醉之時義大矣哉當醉不醉真妄人吁嗟乎今日後何日中流
一壺長足珍

我家山中酒止焚諸公盍來伴我飲空谷何以侑之謠諷劍又何
侑之高離筑春則有蘭秋有菊胡然決且不前令我傷覺獨被裁

彼哉僉父耳不如山中樵夫牧子反不俗此間空、洞、元氣足
和我歌聽我哭

顛和尚前通城令周昌會字中素一字異符同知蘇州府應浙子
也天啟辛酉舉人少濶畧傲倪以志力自勝叩鉢萬言然不苟
作是時周氏簪纓極盛而先生恂、如寒素蘇州宦索此入盡
以散之族黨無以私焉伯兄昌晉為侍郎累于黨論先生深以
為恥不一過之僦居陋巷中累止公車不第無復官情其諸兄
第強之知湖廣通城縣蕭散自喜夏日常揉枕席臥廳事倦即
鼾睡然更有白事者隨至決之未嘗稍留滯亦莫能溷也冬日
敗絮見衣表率不取民一錢王涪州石仲嘗為賦貧吏詩顧以
不善事巨室投劾之家居食指甚繁仲兄有所饋貽不受饘粥
不繼恬如也國難後剪髮為頭陀署曰方外盲吏周昌會莫知

其更名之意也曳筇藤杖行于道上為白眼仰天而盱鼓掌大笑時而謾罵以杖擊人間其小兒嬉戲為語不潔之事行道之人駭之是時伯兄尚在嘗過之嘆曰弟不可及然太自苦先生掉頭勿聽第昌時國難後有高節時高之先生為一笑而已真共食昌時每告以時事或得意者則點頭頷之或語未畢色變相對流淚或竟日相對危坐此外子姓莫敢有妄前者終日咄而已又若干歲而卒得年八十有八

三和尚之名囊雲最盛然囊雲雖不肯共傳燈之列而猶其解齋石奇諸人相討論故其機鋒橫出不免闌入惠嶺中德林絕不肯作佛語矣而猶有同社四人如韓高士國祚輩倡和至先生直以佯狂自晦斯其尤難而尤奇者也

不了和尚前集令王應此字剡公生明之季性忠孝慈直薄游京

口己亥同里張尚書軍至杖策從之知巢縣者七日遂從出海
尚書死慟哭入山為僧師事天童智公釋名等月字邱千已而
擲其衣鉢歸築粟夥獨居中旁先人旁刈園史獨不及藏經悟
錄日訪求異書纂錄無暇晷入夜一燈熒然光射水際間彈琴
弄笛度一曲遊嘉善諸魏桓重游塘栖諸卓亦極重之詩書
畫皆絕之士大兼金求之亦不其每為村中人取去有以入畫
給宗人貧者忘其身之凍餒修宗譜嚴族規合葬累世旁及羣
從自題曰太古方琴寄其子于蒼之德清以朋友為性命始難
于合則終身不舍晚年食肉人呼曰不了和尚答曰汝知先
生以不了了之乎康熙癸巳八月歿于天童年八十遺命葬祖
墓旁

剡公最愛萬西郭之才待之極厚其卒也西郭取其集以去

誓于視前欲為雕開迨後官州牧未踐言而死其家失去其
集故予所見非足本

天有缺人補之浴日浴月噙啗移避荒八柱無方治元氣耗散延
誰醫岐黃至此將淚垂

枕上

鈎將帷幔現疎櫺三唱司晨大有情獨恨壯心猶未已豈知高枕
克難成礎礎老子無歸著脫落長年亦後生南北東西皆可淚短
長歌接短長歌

續耆舊卷十六

南東詩括選家之二

詩括揀選者四家尚寶為盟長其次曰陸舍人寶曰李文學

相曰陳太僕朝輔

貞愍先生李桐字封若學者稱為桐菴先生光祿監德繼之子生三歲而孤事其嫡母董孺人善生母王孺人皆至孝而于嫡母禮節更加隆及適母卒而所以事生母者亦如之時人服其知禮讀書務通大義不屑、數行墨肆力于詩古文詞尤思通當世之故講明忠孝節行諤、難犯一時多非笑之而前輩董文敏公元字曾文忠公石蒼暨徐興公林六長何旣咎陳仲醇諸名士深器重之甲申三月十九之變先生于大臨以抗言國恩不可不報請發義旅于江干以待撫臣勤王之舉監司靈公牧

州是之未能應也先生乃日號咷當事馬前并結責諸鄉老遂
遭嗔怒且有欲除之者尚書鄴仙馮公曰諸公即自謂力薄不
能報國仇奈何毅義士乃邀先生至其邸呵護之牧州亦慰勞
之以是得免南都昏濁先生悒悒不得志遁入白鷗莊呼天涕
泗作悲憤諸遂成沉疾逾年而有五月十一日之變斯夕呼祝
宗有所請疾遂篤會浙東兵起錢忠介公登壇嘆曰宜急令侗
菴知之遣使以告先生病中霍然而起稍進食乃遣長子文
象從軍忠介疏授兵部主事自江干立國侗菴之病稍愈已而
事漸不支侗菴復申前請病益篤六月初一日之變侗菴曰吾
今定死矣果以是月十九日卒說者以為祈死而得死年四十
九忠介時在翁州哭之慟門人私謚曰貞愍文昶哭謂其弟文
昱曰汝知而父所以死乎墓畢相其墨衰起海上崎嶇軍事文

昱亦授戶部主事辛亥翁州失守危王而出九月二十六日兄
弟同日覆舟溺于海中少子文暹曰吾今不可以妄出杜門養
母其純孝一稟先生家法云嗚呼桑海之際吾鄉號稱節義之
區顧如此稱六狂生五君子多出自學校韋布之徒其荐紳巨
公出而同之者錢莊沈馮數人而已而耽、其傍必殺之而後
喜可知者即吳先生為難之荐紳也卒之六狂生輩竟為此老
奸此死豈彼反得託于順天之義以存而劫運此厄莫可逃耶
如先生者寔開六狂生輩之天祐其要領而歸之者也年來文
獻脫落雖有奇節不能振于忌諱沉淪之下遂與堯社穀塵同
歸寂滅予每為村里前輩網羅散失六狂生輩之行寔漸以表
章而溯厥前輩先生為首又况文昶兄弟以忠作孝文暹屈節
事親皆先生之教也而奉錢文退山所作傳聞之諸季莫有知

者其亦可痛也夫先生嘗其揚尚寶南仲陳御史平若陸舍人
敬身詮次同里前輩詩曰甬東詩括又手輯先世文曰衣德集
其自著曰伺菴集嗣後先生族子鄴嗣因詩括遂為甬上耆舊
詩因衣德集遂為砌里文獻錄則皆先河之力也先生三子惟
文昱有子胤錫撫于其叔娶婦然卒以無子絕祀其所居長松
館自文昶兄弟死國二婦入道捨為梵宇即所謂薜蘿菴者也
余每過而傷之

予求先生集幾十年消息斷絕已付之一嘆矣最後至昭武
先生家屏當故紙始得其寒香閣戊寅集一卷蓋其一年之
草稿耳非伺菴集中論定之作也然已不勝狂喜因為選次
得若干首嗚呼先生搜羅松社之遺集而後人不能存其集
以報且并其大節幾沒焉其能無慚德乎然則此一卷者雖

叢殘亦可寶也

先生之詩大其揚尚寶南仲相近以還往亦最契尚寶長于先生二十年而折節友之即此卷中亦具見憂時為世之音尤可惜者甲乙丙三年紀事之詩耳

長安守歲同敬身

蕭然孤館不成塵守歲還欣共故人酒債未償寧足患詩逋未了亦微貧不愁要路關如鬼肯其多錢論有神酒濁酒醅淹此夕春盤明日又添辛

曹瀛波春日招飲念余客次蕭然選侍歌姬嬾重當筵佳勝于是僕本恨人感而賦詩

花咲春歸三月天倦遊無策解相憐烏音催客名根實柳色沾衣拍事牽幽恨未當輸霍玉清歌有意屬韓嫣多君氣誼兼宵上夜

月靈樞憶獨眠

保定張吏部一門殉節為沈禹玉作

甲申天禍起肘腋三百毅靈血滿漉小蠢動地鼓聲騎上谷雲中
紛絡繹閩郡親統神機營潛奸表裏誰能偵痛絕閩門張吏部文
武甲兵皆忠精出粟散錢勵死守義聲憤怒集赴、力為畿輔抵
狂氛身家門戶復何有神京陷賊已六日捍蔽孤城尚克詰只望
勤王犄角乘睢陽一陣江淮疾並知內訌不可支矢盡力窮猶怒
嘻一家惟死報明帝男女長幼咸同辭嗚呼義其逆醜不俱生忠
魂烈魄天神驚千秋史牒垂聲榮此嗟惟有千秋史牒垂聲榮英
雄賈功莫成悲風酸日招雲旌

先生甲申五月有和錢忠介悲憤詩今不可得惟得此詩蓋國
難後筆也

楊尚寶德周字南仲一字浮先學者稱為次莊先生吏部尚書守
陞曾孫以萬厯壬子舉人官金華教授遷古田縣再遷知高唐
州致仕乙酉七月以尚寶卿留戍子七月卒神廟之末荐紳稱
博學醇行者莫如王涪州嗣爽其先生顧兩人巔末亦略同涪
州為定齋先生之後先生為碧川先生之後其門閥暨家學同
涪州問學于叢山先生問學于漳浦其能得師同涪州字閩之
永順先生宰閩之古田所唱和者皆曹尚書能始輩其取友極
天下之名流同涪州註杜詩詳其旨趣先生注杜詩核其事蹟
其著書同至以高才皆困一榜又皆官至州牧不得大用其遇
同其長民皆有惠政以循吏稱其治術同又皆卒于甲申之後
其悲憤同然涪州遺書尚藏諸家而先生之後則哀皆散佚矣
予纂是編求先生湘菴集六鶴望集光溪集皆不可得最後得

其玉田吟卷耳惟玉田志略存其所注杜工部詩曰水中鹽則
里中尚有藏之者先生在古田能決冤獄高唐亦多去思皆有
專祠惜志狀皆失其律不得而聞矣先生為先宗伯公妻弟宗
伯子非堂先生之詩其源流雖不出于先生而當時舅甥唱和
甚歡予不能守輯其遺文良可愧也孫文沅能詩別有傳

楊氏之詩自文懿公兄弟後再盛于伯翼三盛于先生一以
才勝一以學勝甲乙而後痛哭流涕五噫八哀之作幾至干
首而今無一存者可為太息王涪州集中載其新稻詩曰曾
孫穡事周京不救山西兩餓夫讀之可謂傷神先生前與涪
州並稱王楊後與陸舍人敬身最契又稱楊陸今王陸二集
自丙戌以後之詩具在而先生獨不全信乎習井之藏有天
幸焉

題魏誠夫遺詩後

詩人說魏野之子續微言撫鈇龍長嘯啣孟蠶自捫遊梁仍落魄
歌楚欲消魂采得芙蓉秀千秋雅道尊

水口道上

剝色馳驅廢嘯歌寒烟宿莽下平坡十年行路滄江遠一夜歸鄉
白髮多駢外霧籠雲岸葦關前霜積客庭荷道旁自笑迎逢懶不
自于今禮法苛

石山道中即事

折腰却已慣逢迎老泪何緣暗自鳴密箬夜行迷虎跡荒村曉渡
認雞聲楸傳邊塞塵猶妨人望闔山月正明若尔歸心原早決豈
煩卜市問君平

古田署中作

山晴萬疊倚嶺屹自咲迂疎老一官海隔不知魚味美山寒那覓
荔枝丹詠庭調鶴三秋瘦吏案刪詩午日繁近報催科書似織朝
朝翹首主恩寬

遊半仙岩

崖逼天迥迥心出景不凡草香扶客屐蘿色上松杉孤澗青泥滑
千峯碧玉樛夜深明月影笙鶴引前岩

續耆舊卷十七

甬東詩括選家之一

陸舍人寶字敬身一字青霞學者稱為中條先生大忝懋龍子也少喜為詩屠儀部余太常沈尚寶諸公引為小友以太學高等為誥勅舍人京洛詩人如葛震甫汪遺民林茂之唱和最多己已以邊事請纓自效論者壯之思宗優詔報答己而母老乞養楊高唐南仲李封若周農半所夕討論甬東詩括于是乎出先生家素封然其風流藉蘊絕不家事關已懷己酉丙戌之間輸餉助軍而不受官國已避入碧溪之上憔悴行吟先生年過八秩詩逾萬首刲羊祭三百篇以成之詩人盡集同社餽餘曰吾不愧放翁之後矣但世人知先生者特以為詩人之首予與先生比屋而居初亦意其不過爾及讀先生晚年詩國事君

仇慘、不愧世臣之誼。因嘆其鄧林正事久而未白。先生其囊雲為姻家志節相埒。囊雲之詩別有寄託。而先生放筆不諱。故雖經開雕未嘗輕以示人。宜乎和者之罕也。先生初集曰霜鏡。次集曰辟塵。三集悟香。予今所錄多出悟香中者。以其皆汐社之音也。選筆老友陳南阜見而嘆曰。里社有貞臣。吾黨失之為感嘆者。獨日。

竹垞譏臬堂搜索未備。如舍人著名在萬厯間而不見收。予謂臬堂挂漏良有之。若舍人則卒于改步十年以後。故臬堂置之後置。非遺也。竹垞于是乎失言。

先生南軒藏書甚富。足為范氏天一閣之亞。三十年來散失殆盡。可為浩歎。予又得其宋塹寶慶四明書志。書斯絕無之本也。

鄉兵行

府貼點鄉兵民間闕如鷺一坊限兩人一城千百數連官庇賊獲
良賈輸泉布獨有單下丁里魁取充募尺籍一到官百口寃誰訴
惟聞縣令急朱麾立當路枵腹強荷戈十行九顛仆位使換戎裝
禮闈內無袴雖從本州卒最苦城頭戍殘角吹晚霜祈軍歎孤泣
况復招使來恐犯金貂怒南北風異齊布人教非素言弓無一石
走馬不十步斬馘日可憂母兄力難顧私語同伴兒乘機走脫免

東嘉行

海舶監降旂徧作東嘉卒狼子生野心何堪日催碎三月無粮正
阻飢敵骨吸髓循陋規朱書榜市營門外但走呼庚白捧隨衆心
淘、甘一擲救死何能待朝夕呼聲震天屋瓦飛露刃張弓入使
宅重門不閉使宅空金銀散共土饒同長官亦身殉竇出妻孥寄

家屠便中亂後登船出海上招安轉賣偏裨口幸今收伍敢忘歸
亂卒官來長官走東嘉返西湖矛戟依然朝大夫上謁中臺下兩
省張筵命曲同歡呼君不見統萬域邊饒角起中丞絕脰刀鋒底
尔亦分旄旂海門颯馬草莽計偷存銷萌定碎且莫死一死一生
難並論死尚未恤生胡不知詰君王東顧軫邊州朝上爰書夕受
鎖時寧夏亂王中丞死之

相公來

相公來合軍驚千夫執爰除道郊迎相公下車命長揖口雖不言
心內泣伍符尺籍祈有命鶴入雞羣從自及昔時上直何壯哉呵
轂百里迅如雷行者止立坐者起沙堤如拭大車來一朝禍至棲
叢棘不賜錫樓猶主德皂帽騎驃出國門東海偏期聊假息秋高
沉澱聞歸艇手挈行囊只半肩富貴如雲真大夢胡椒種樹在誰

邊

石浦戰

樓船將軍駐石浦，纔見海烽身起舞。樞中名馬借他營，赤手橫行思搏虎。昨朝斬獲十人餘，一鼓更欲戮其渠。搜山未半伏莽出，短兵猝合侵消與。自輿墮地輿人散，血染青袍頭已斷。賊如狂瀑懸大旂，一竿不俘偏將責。乃知緩帶輕裘古有以，令人鹵莽安可為。

襄陽變

相公寄鎖襄陽城，左師血出非主兵。賊王力攻策斯下，遠嫌相公西出馬前麾。未動七人來封印，宛然詔非假。開城館伴食乍給，鈴柝夜動火內攻。南關洞赤光燭空，四十健兒殺應中。日高近郭無一騎，日午賊魁始接轡。外臺虎坐令邊飛，斬將騎官作兒戲。憫茲赤社歷先朝，玉册命圭身不庇。黑塵填卷無居人，擇人而食血沾

身兩鎮軍單徒扼腕飽揚西去如聽輪括金累謂供勦撫力竭江
南泣焦釜馬鬣寒菜日不敷賊反收之為外府此輩弄兵善弄奇
上人勝于千百師左帥鑄官相公死順流東下惟所之不誠部京
鎖鑰策安施

時兵部楊嗣昌為督師左良玉
往來討賊首張獻忠等

加賦行

六月恆風水盈畝八月不雨采成莠霜晴屋上掛腰鎌斗米百錢
誰入手歲儉輸公巨奈何那堪分外急催科朱書白榜當街揭計
及錐刀款目多一年預辦兩年額今年事較他年劇十錢屐畝括
無餘六合詔門催轉嚇但知槩歸其囊充何論山枯其海瘠胥徒
桀黠狐憑城里魁買弄虎假行一月三征難出口秋禾夏麥巧更
名民既勞止官動色此輩飽颺偏催橫府帖如雷限轉促呼天不
應愁可掬負羸無處乞為收婦孺他方兒丐哭朽腹携資盡入官

官猶切齒責未完重則累囚輕決棒淋漓血肉滲泥乾願天雨金石生穀聊為生民救血丹

日食行

日將食忽已仄食而不食或有之天心厭亂此一時黑物何來如鏡背非空非有攷成晦初猶力戰兩相揉漸至重昏不一留鼓、坎、拜未畢收盡日光如純漆明星忽爛鳥驚啼對面相呼恐相失白晝將如長夜何天乎何不亟揮戈狂走直如鞭羲和救回一綫生陽坡陽回望虞淵喜一綫熒、兮陰若洗羣公調燮安在哉日食年卜書國史君不見初冬食既傳辛巳

不說

我欲直說禍從口出我欲不說氣從胸塞兵見寇則逸見民則嗙官見民則辟見兵則慄傾儲倒筐篋村民帶失篋嚴贖急市民命

畢不亡何待不亂無術

白兵詞

白兵上來大戶愁官兵上來比屋搜、盡篋中無一物掠人妻女
割人頭

大雷峰下鱗次居出沒不定如游魚官兵殺良不殺賊萬棟燒灰
市變墟

張師索慈餉甚急慈不堪欲殺主者張怒統水陸兵攻之慈
民力戰張敗走

羣艘渡海來軍敗已失伍民愚憎虛教認鼠以為虎橫征如火燃
死亦不敢忤海北稍憤悍奮呼志力拒山陡可揚灰箒深有伏弩
但聞角一鳴鎗砲亂如雨血杵滿田間避魂怯戰鼓幸而師潛逃
偏裨半膏斧黔技亡于斯尔何容跋扈

從賊四首

拳國蛙忘怒終朝燕自怡戰危談笑應城破醉眠時入內封妻鑰
當先拜賊麾何論狐史筆笑罵且甘之

昨已懷組綬旦已見刀兵叩顙希全命掀唇應點名間為僧侍者
亦是闔門生故國恩非薄窮途且逆行

名魁新兩榜秩亞古三公急縛連難苦徒行跋鱉同輸皆豈已副
勅進詔偏工經竇誰先得除書出握中

國難揚陽急刑書鐵鑄成二心懷可醜六等汎非輕事露難搖尾
君忘忍大赦皇章三尺在清議集廷評

兵至

是將皆分閫何兵不舉麾盈城看若沸聚族計安之市闕三人虎
材藏一旦變越山青可挹無地着茅茨

續耆舊卷十八

漢陂唱和諸子之二

屠運使漢陂晚年與沈尚寶玄扈輩唱和其同社多卒于改步以前間有卒于改步以後者亦多見果堂前集今續錄者存紳則楊陸二先生韋布則張管二山人張管遺文不傳幸漢陂五世孫可堂藏其殘稿各一卷錄之以見咸淳人物云

太白山人張庚星字長子諸生、于嘉靖壬子卒于順治戊子得年九十有六其屬運使漢陂儀部赤水沈尚寶玄扈日相唱和晚年陳恭潔公尤敬之題其小影云閩南著書五千言潮陽吟詩八百首生早嗜書兼嗜酒書不停披杯在手出則傳岩之梅羹處則商山之橘叟推重至矣山人其薛丈千仞同歲卒千仞少山人十年果堂錄千仞于前集而遺山人予得其殘集于屠

氏蓋九十以後之作手書朗潔無老人態

陳賓日分俸賦謝

當年踪跡盡相同南北于今各燕鴻
萬里蠶叢真御史九齡鵲髮
一衰翁清操合為軺車重
薄俸還憐甕牖窮敢為老發
輕換酒買書滌硯課兒童

追懷漢波先生因題其影

濶額方頤有道容是誰妙筆寫慈翁
老言集為斯文重寄客人傳
阿堵工學飽百陽青玉案魂歸兜率紫霄宮
不知赤水丹山境又佳蓬萊第幾峰
寄堂老古漢波集名

偶成

九十封齋尚未共顛毛種
寫心長子方提劍能與漢
果老騎驢不事唐
白水風雲定何日青山薇蕨是吾糧
英雄回首神仙侶自

古真人多姓張

時事

破碎名都不忍聞祖功宗德汚流氛一成尚自思光夏多士何當
克負殷南渡又傳青蓋識中原恨少岳寇軍七朝遺老空垂淚拭
目遙瞻鍾阜雲

雪鴻山人管檮字無棘諸生在萬曆天啟間有盛名管氏由西皋
遷南湖說詩自光祿大勳始至山人而大角上社集無不預者
計其資格不下汪伯機輩而不登臬堂前集遂致脫落及予求
其詩則寥矣後得閨麗咏于屠氏蓋屠運使漢陂諸閨麗三
種曰雅麗頡頏幽麗山人按目賡和而以己意廣之同時沈太
常秦藩輩亦和之成什然以山人為最予性不喜香奩體同學
張君寧永強予破戒以備詩格且存其人固錄次之既乃得其

悲遼東詩則又恍然韓學士之志節固不當以倚語貶憤也
麗閣咏

畫新樣眉

十樣固休做出羣兔毫螺黛
述蛾紋一彎新月函秋水
兩點春山眉薄雲鏡裏添黃
長掩映案前除麝亦芳芬
轉憐京兆傳眉筆屈使如椽媚細君

挹荷風乘涼

葉、荷翻朵、花香風陣、
棋旌牙雕桐珠捲迴廊
箔冰簟烟開小榻紗並蒂傳情
襟欵接六郎流韻的停遮
南薰偏不消心熱偷眠
文禽睡暖沙

床頭籠蟋蟀

漫嫌唧、語清宵但做含情伴
懶嬌入幕未容風脚掃收籠不受

草心挑夢甘獅莫驚河吼旦昧難應報海潮轉恐無爭嬌養怯聽
成午閣蟻散驚

香篝熏被

一段溫柔愛自鍾晚來凝愁縹衾重籠成憚管春回谷香作巫雲
夢瑞峰金鴨合情牽翡翠文鴛鴦彩動芙蓉鄂君錦覆舟中夜暖
玉生烟少似儂

嬖嬰分枕

水淚脂瀉當守宮遊蜂莫漫探芳叢瓜期只作題初破桃澗何容
路即通月滿平朝應取信丹還宿火試留中要知紅雨飄殘後未
必花甘子結空

悲遼東和周少字寅此先生韻

周寅此先生憤詩洵老成憂國也不佞和之名曰杞吟雖

不侔君子之告哀亦無失賈生之嘆息乎然讀少字詩即
令忠義滿懷而予之俚言寧且使英雄奮臂嗚呼歸田逸
老尚存食肉之謀率土王臣寧無飲血之恨此愧棄繯有
志投筆無能倚天之劍空懸濟河之舟英載徒使謳吟草
澤聊當痛哭廟庭豈盡長吁亦云共憤而已

皇國百二鞏重關誰遣烽烟暗首山半壁頽顏憂齒類萬家蹂躪
切痼瘵妖氛橫掩星河氣枯滅還償戰血班安得行邊老充國急
收完歷慶重還

平壤遺封豕也非人民今又嘆丁威四分漢部功何在半濟隋軍
罪有歸朔漠屯空銷戍籍沙場祀滅息宮妣何如唐宋開邊餉陷
陣爭傳白戰衣

霜曉愁聽疾雁過宵占雲霧暗天河寰中盡苦征徭急兵外猶傳

災祲多雪壁銀蟾打劍氣風簷鉄馬擬鏡歌天驚石破愁秋兩山
鬼窺人嘯女蘿

續耆舊卷十九

西明山人林岳隆

林侍御有第三皆負才仲曰西明山人岳隆叔曰國博祚隆
季曰雪蛟翁奕隆而西明道尤高盖有屠蟠袁闕之風雪蛟
則以俠著今錄其詩合西明國博為一卷雪蛟別為一卷

西明山人林岳隆字視公一字叔覲大恭祖述次子也其兄棟隆
官吏部山人恥由兄以干進淡于勢利故享盛名者四十年而
不得一官丙戌年六十三矣時山人已應以明經貢太學嘆曰
吾代之諸生而事二姓乎遂棄之于是始以西明山人自稱或
問之曰先生有別業在大雷其于四明為西隴恐有取于此耶
山人笑而不答槎湖張文尚燮解之曰先生盖希西山之節而
每飯切望明之思乃故強綴之以使人不悟耳是時甬上多志

士強半濡首沒趾以相從于焦原山人嘆曰天之所廢殆不可
支徒死亦無益也^士生斯世苟全性命且以延一息耳故山人
于桑海之禍不豫蒼水嘗荐之且貽之書曰所望孤鳳一出以
支南天竟不肯赴然其矜懷故國之哀無日不耿耿則正未嘗
以高蹈而少忘也山人于乙亥盲其右目又十九年癸巳忽愈
同人為之賦復明詩山人貌寢其行坊巷間布衣幅巾况味蕭
然莫知其為貴介也而道範甚方嚴董文劍錫嘗曰吾猶及見
前輩之典型曰汪伯機曰山人曰蛟川薛長瑜此後不可得矣
山人善大書出入率更南宮二家喜吟詩稱情而出未嘗與當
世之詩人爭短長于聲律然而穆然有學有養之言也七十嘗
于枕上漫歌曰莫嗟貧莫羨富天公位置有定數吃糲飯穿粗
布聊免飢寒行我素不隨波不貪汙亂世功名草頭露勸世人

尚早悟不見北邱山上盡坟墓讀此可以得山人寔際故錄之
傳後

國變志哀

天運逢板蕩日月慘無光
未雨失綢繆主國胥淪亡
九重夙勵精拮据苦不遑
既少聲色好又絕土木殃
登極十七年兢兢戒淫荒
有君恨無臣奉朝婦人行
世亂等寧謚泄安處堂大老
甘耐彈小臣競紛張懷稱植
黨援舌戰沸蜩蟬但論聲氣
合鷓鴣亦鳳皇時事駐飄風
詎愛被猖將懦士卒驕師行
之糗糧蒙不上聞而守智類
蝓蟻徧京伏奸宄平昔鮮隄防
一旦寇氛乘相顧共踉蹌
帝城何鬼我兩日喪金湯羣公
束手擒何異牽犬羊龍馭忽上
昇怒氣激昊蒼妖狐竊大位逆
臣快鳴璫養士不獲報千古
怒明良含痛誦帝書淚下推肝
腸國恩感世受寸丹時時傾
陽草野慚寡

謀空思使骨香望、勤王師戮力扶綱常

傷老

少壯憂不老子今頭已白頭白難成翁斯世已非昔乾坤忽暗昏
一朝見遷革憂憤向誰訴默、旦及夕東鄰歌飲暢西鄰笑言誑
寂寞樓中人僵卧獨茹藥生趣已如此頭白竟何益感慨問彼蒼
勿謂語太割

午日

垂老逢多難因思避不詳在山虞魍魎入室畏豺狼髮短難簪艾
蒲餐為拳觴劫風何日歇間坐傲羲皇

林國博祚隆字永如一字隱窩大恭祖述叔子也崇禎中以孝廉徵入京以伯兄在吏部引嫌不仕東江參豫義師莊太常元辰荐之事去歸隱剡源九峯山中雅有承平公子之風賞花奕棋雖在憔悴風流不減每以故官自矜貴或笑之先贈公曰曰居今日而不忘荒朝一命之榮必不肯自菲薄以自負生平矣國博聞而歎曰知命哉晚年多病然嘯吟不輟子弘珪尤工詩別有傳

觀奕

世局方塵戰吾儕不樂爭後先誰一着翻覆有千更野競元黃血
溝分劉項盟興豪忘瞑色烏雀亂前楹

夏日飲酒放言

睥睨含杯試問天孤危七尺混三千月來為我稱知己醉過隨人

喚睡仙屈子江頭秋欲至陶公澤畔夏如年漫勞擊筑生悲日世
上繁華盡野烟

何日能將墨塊消乾坤訥、總如醒江湖浪跡懷游俠若壑潛時
羨老成逝水如斯催晝夜來朝何時試陰晴逢人面目從無假顧
影還慚故步行

時平時蹇奈貧何遣興尋常酒債多天地難留豪士死雲雷不礙
畸人歌荒難啼夕鷺魂舞野鶴臨風清唳歌却為金吾多禁夜壯
懷難受瀟陵呵

初夕祈敲鄰婦砧忽提冷暖百年心玉山欹側松枝亞銀海模糊
月色侵泣下雍門成絕調悶來隴上發長吟聊因卜夜燒殘燭白
髮參、已脫簪

讀甲申忠義傳

天柱崩頽誰朕胎甘陵黨却志由來蔓延大過河北賊波及并賦
江南哀剩水殘山顏不改秦宮漢殿却成灰空將一卷啼鵲血讀
罷淒涼風雨催

興高玄若中丞談鄖陽事

故國興亡轉眼時三湘七澤繫人思話深夜雨催殘淚莫讀招魂
屈宋詞

老臣不忍負君恩一片貞心日月吞上下古今愁滿地闌花禁草
到黃昏

大旱祭風行

往歲苦旱雲雷俱為風散楊次莊有宜繁風壇之句今年
復然固有此作

祝融燦怒迺海色八十一鱗深淵蛰南薰吹雨散昏翻令吾民

百愠集吁嗟喪亂且頻歲餘生已是南冠繫况遭赤地紛哭殺孰
叩九閻徒僵立飛廉尔尚速回津一洒甘霖拯枯渴我亦有願同
志和身挂寒叢頭挂笠

三林之詩隱窩集最殘予求其己丑以後之作皆屬草稿次
得一卷國博曉捨其九峰草堂為蘭若予嘗過之木石尚楚
楚可人也

續耆舊卷二十

東林四先生之一

吾鄉為黨論所厄不與東林毅息相接四先生者出夾輔慈水二馮而聯絡之有疏導之功焉其師傳或宗戴山或宗石齋皆正學也次公先生之亢直文虎之駿爽天鑑之孝友履安之風騷惜乎遭逢喪亂不克其施而文虎尤為短折遺文零落今各錄其詩為一卷世有搜元佑慶元之故籍者或未必不于此有考也夫

董戶部守諭字次公學者稱為長嘯先生諸生世登子也少與嘉定婁唐諸子善受業石齋先生之門天性亢直不肯苟與人同大類石齋其為詩古文詞排異邊幅之外亦類石齋天啟甲子舉人七上公車不第而學日進名日盛是時吾鄉四孝廉並東

林樛鼓相應然文虎履安道最廣天鑑稍介而愕、巖、無出
先生之上者東江初建戶部尚書李台春存先生館貴州司事
時方議分地分餉正兵盡攫正餉義兵自求義餉先生爭以為
不可請以浙東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
之先後若義餉雖有其名不可為繼以給義兵是散遣之也而
正兵此食過多且日驕王以為然、方王諸將不可戶部卻之
詹乃謂得之卒從原議先生嘆曰江東從此債矣先生本文士
顧會計出納其才甚精江上賴之都御史林公璽菴嘆曰嗟乎
使次公得可為之時豈不且當蕭相國關中一席哉已而王之
仁無厭請稅漁舟先生謂其客曰今此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之仁不喜已而又請塞郵之萬金湖以為
田又請行稅人法公力爭之已而又請沒籍天戶祀田以充軍

令其卒抽刃計司之門以待覆公固持不可之仁大怒謂盈朝大臣尚不敢裁量我輩何物豎儒倔強乃尔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旦折簡召之或言將召至而殺之王雖知先生之忠而無若之仁何陰令避之先生曰命吏生死聽于主上得帥雖強豈以畏哉卒不往之仁亦中愧而止于是先生直轂震于注上王以先生任經筵兼起居明年三月十九日疏請哭臨朝堂三軍縞素從之杭人陸大行培王同知道焜並殉節廷議賜諡不及道焜先生曰諸公殆以道焜非進士耶今之進士而賞國者累也乃諡節愍東江內附先生行避江游朝夕涕淚有慰之者輒告之曰吾不從汪長源陳木叔同遊尚何顏立人世又曰此生殆當如曹蜎李志孤格啖盡其為詩歌過哭此知之死國者淋漓悲愴令人不能自勝是時海上未靖柳車過從自

在島嶼之間先生不惜傾家助之以是盡落其此有若當道諸公雖慕名請謁無一得見者辛卯張太保鯢淵之孫以俘至監司王爾祿需先生一言乃許釋之先生不得已為言之此二十年中破例一出也甲辰卒得年六十有九縣令張幼學赴弔歎曰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也先生精于易此著有讀易一鈔二鈔卦爻考畧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晚年取江陰黃介子園中讀史箋之其擊蘭諸集手書裝潢成帖極精此作樂府即匪風集也子道樵別有傳

明季遺民之盛莫如甬上甬上諸遺民詩筆之健莫如先生晉蘭唐之司空宋之方謝龔鄭元之楊載尚不敢斥言質言之而先生之稱情而出恣其欲道者斯為西山易暴之歌以後此有也此其此以為石齋之高第歟

先生詩極多造諸孫之手散失其此作樂府先贈公稱為絕
奇之筆謝長溪不能過者予百計求之無有最後從春明先
先家得之而其餘終不完尚望有心者博訪焉

哭劉念臺先生

世有不死之劉先生王炎生祭徒好名當時烟塵江水黑一寸之
地不可得埋存隱忍必有為老子猶龍費忖惻古有死于十五年
之前其十五年之後達人胸中裂窠臼不然漆身吞炭為偷生擊
衣伏劍豈賀首先生聞道亦最久東林諸賢爭執友紹述謙洛開
泰符陶鎔翔蜀排壘都從容就義如調飢何須見壁曹娥碑吾聞
太史公曰長者亦誠重其死決非計盡無復之吁嗟乎王交之哭
程羣集致書先殞赤日東先生含笑飲良策他山之石可以攻士
懼齷齪不好名吁嗟乎豈有不死之劉先生

哭陳太僕玄倩

百年青史 驚矯、英華屬蓋棺可恨眾人皆欲殺豈知相士
失之寒能容陸子他山石成就陳生一死丹耿、忠魂消白日霜
空啼鳩淚江干

書梁孺人商邛死節傳後

琴世皆女子天下何由亡洒血徵遺事獨負我烈皇雌蜺不倍日
乳虎志迷陽城池失是非仕宦若賈商其臣再嫁莫言恥相戒斷
不死封疆豈知冰霜姿發憤在閨房烈、梁氏婦佐令官大梁出
兵守城其夫訣卒聞城圯先夫喪衿姬之手不汙粉何待決絕全
商量危樓高赤甲一炬已其日月爭光銍即令蕭、風雨夜猶有
玉骨徘徊于其下我曾痛讀遜國文通濟橋邊石有痕云是黃觀
之妻翁為姓池口人嘔血成影惡春秋髮髻夫人得其真我明又

有花將軍部死抱子身系孫燮生趙媪絕相似王政或是雷老之
後身例得楷書貞信史吾將鈇筆四千鈞吁嗟乎梁子若死焉得
聞

華兵部妻陸氏

陸之將縊也手杵米數斗脆進姑以慰其懷密召君之石
友告以託孤之計詭出其瘞子以聞昔下宮之為此也身
死之而人為之又死人孤而孤始生陸不出此也而克得
濟

華子死無間內子良獨賢一死何足惜老姑已高年嗟哉對簿語
恍慨不受憐痛言念老母再見及黃泉陸君知此意幽血呻咽喉
手杵淚盈米奉慰猶其饘託孤必同志誠符鍾穎川嘗胆丸熊苦
投纒熱血乾既恐傷姑心又恐貽孤愆展轉兩無負孺人合經權

死矣事不濟何責直如殄天難絕忠孝鬼欲鍊貞堅哀君心獨苦
此意吾能傳

哭陳寒山道兄

赤城來歸寒山子義師倒戈發憤死白日零、黃土深千秋憑弔
從此始西陵空壘江鳥暮重巖從君、不顧閉門殺氣戰馬鳴夜
投雲峰宿孤霧東湖之樵為我呼慘、石洞吳樹枯禪林哀絕聞
五鼓披衣寫自傳吾徒有詩誰續正氣歌有教猶以哭宣和長恨
絲、儻新鬼留君碧血新紅羅予嘗讀寒山之集進李王捧寒山
之骨堅冰霜孤臣一死壯本朝鎮以節義其文年吁嗟乎默然大
固頓削色雲山夢香石橋墨采毫上其日爭光五佩不隨土花食
麻衣古袖盡戲聞吳劍劉書亦幻雲再來佛果原成慧未斷名心
欲謚文應有游魂題綠漪髮鬚黃嶮曾見之知君自過靈陽後生

死了、若解尸吁嗟乎文山寒山奈死何使我掩泣傷心多
空峯
片石如可摩文丞相曾遊至黃岩為張氏於其堂曰倚漪

積雨寫懷

諷吟其時會宣寫得奇苦哀怨感在今離憂極千古梁陳無氣節
顏謝叶商羽苟且相標榜誰當其喻位

手述有長箋擬之續舊史尊周本尼山寇蜀正涑水皎日豫讓存
白虹荆卿死古人此可師惟在發羞恥

栽柳廟成片蕪蕪易其性強援魁躋儔頓矯邱軻命蘭傲不炷香
抑賤難學勁物理將問天陶然已中聖

靜坐有此思服根止觀微低花猫弄蝶新浴鳥披衣因此悟閑適
將無問壯機小風結閑響開幕動梁徽

惜墨驅蚊口貪眠集蠹巾愁多無韻夢門窄省涼賓少集寧平胃

刪忙不逐貧，肅冠時悟對朝夕。古人

凌霄百尺姿，可惜亦依附。以孤根人能無獨立，懼尺松意干雲。片石欲含霧，多事北山文。相矜遂初賦。

溼重安早室，蚤飢難及晨。欣乘冷子落，驅鶴厭啼頻。蘭澤蚓窠結，石斑蝸跡勻。予愁煩欲裂，園拾小條薪。

先生自題卷後曰：予十年前以前詩喜為長言而學不逮其後，喜為惠休而機趣不逮其後，又思為康樂而神韻不逮其後。覽書卷，湊泊天機出于自然，此先生自得妙言也。予則謂學蘭一集上擬屈宋，遠祖變雅，匡、謝、湯、李之詩法，何足言哉。庚寅十一月十四日，哭馮躋仲社兄。

躋仲死于市國人憐之者半，予二十年好友，畏吏不能枕其尸，設位哭之于家，嗟乎，吾子事畢矣，亦復何恨。此恨者

諭徒能哭子耳

君亦了吾事子將悲後生鱗枯肆狸爪翻鍛悔鳥睛自足爭今古
何當論敗成鑄金範誼士誰敢請虛名

奇羞天下士不死丈夫心有膝還如鉄吾頭已付碓錘鉗苦君父
冰雪老胸襟、猶龍性哀、無鹿音

賦物皆如識、筆溪寫我愛君傳蘭正統世識菊春秋鹿易仍存性
柴桑不系劉著香關氣節草木砥中流

之國借其後
卒常難經上

溪上多君子傷心獨我佳君才原跌宕劉晉自康陽前死遭護胤
今之痛哺烏兩賢欣有託餘耳是庸奴

烈、婦氏葉鈔、傾作孤心寒百口盡天喪一門扶名檀麒麟舞
才窮鵬鳥呼無能枕尸哭深夜酌屠蘇

躋仲自非筆溪手著蘭易
菊水正託言宋之鹿易者

劉瑒常小字曰奇瑒
當居于此而憤死

宮井

舟山既破魯元妃陳氏宮墳張氏義陽王妃杜氏投井死
無一受辱者真足有光史冊矣內相劉朝錦衣衛王相羿

巨石填井以滅其迹乃自刻于井傍

元妃吾鄉小江里人也

吾欲挽天孫百尺之白練兮為菹戕此胭脂痕禕衣禴翟入地兮
飲痛于九原今已矣兮蒼蠅無聲安得日御兮朝至尊君朝賦壺
殮兮而夕賦烏鳶歲六稔其荼苦兮采葛采葛兮含奇冤今已矣
兮桐花雨滴落且繁銀床夜半兮依離魂君為國恤兮遵海而遁
菹獨何心兮戀此故闕羞景陽之辱井兮二八飛香繞齒寒痛并
石以泯跡兮死者不朽生何以自存乃齒劍以覆井兮陰燐負壑
啼孤猿耿正氣于掖庭兮忠智締結捐頭顱宦者四星爭光兮亦
何愧勃紹之其管蘇涿湛盧之劍兮飲飛失色動地願為厲鬼

以被此不祥兮海雲出咽冥蒼烏

雪文

張鯤淵先生自閩歸舟山于此居築小亭名雪文每語同志曰此吾死地也及城破先生書絕命詞于襟曰虛名廿載著人間晚節空勞學圃閒漫賦歸來慚清節聊存正氣學文山君恩未報徒憂瘁臣道無虧在克艱傳其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書畢即具服西向拜哭二祖先帝冢婦沈羣姬周方姜暨孫女沒將以次投繯門下士蘇兆人先縊于雪文亭公舉酒三爵酌而拜之乃自縊僕張後僕妻彭欲爭死之方公之至舟山也公之中軍汝應元祝髮于普陀即行城也共公訣曰相公死難者也應元收骸骨撫孤者也至辛卯語七年矣公死應元走哭挺身白當

事願抱公骨而葬之然後就戮當事者曲赦焉及中軍林
志燦與其弟桂負孤孫茂滋逃過應元為畫奇策卒得以
生當事者復寘茂滋于獄應元又走告急於諭二偕陸子
春明力救之獲全焉其應元左右護滋者宋龍子猶氏也
周旋茂滋出獄即薙髮長往豈非千古有心人耶

危亭孤壯兮雪交命名忠魂恍惺兮夙夜不遑子遠抱臂于止水
兮文節頽頽于從容之堂婦姬羣僕激昂爭死兮酌酒三爵服蘇
君之岷強書襟鍊革兮字甫秋霜屬後之信史兮莫剛冠裳壯汝
之毅然兮哭故君于鋒刃之鉅曰殮屍而後就戮兮王修朱場古
之良母使田橫之客笑人兮滄洲恨滿悲白楊燕飛梁而啣土兮
碑墮淚于路傍借子猶以翼孤兮脫罟繳于羊腸武趙王之賢武
兮呂琦之死而復生吾今而會嬰白兮淒風肆萃生寒者

七哀詩

舟山九泥乎而九鼎一絲關係極大烈哉諸公忼慨赴死
正如張許有靈膽睢陽終是屬唐文陸即世厓山未嘗忘
宋七哀之作為異日史官附諸公于東邛高陽傳後是余

志也夫

東邛侯花雲
高陽侯許暖

東閣大學士張公肯堂

鄭芝龍踞東石有異志命崔芝諫之不從即颺去是斷公
右臂也張定西坐食南田公屢規之不馴莊子曰駢于左
者連無用之肉也南田之于舟山駢乎否也

死亦充誰難何人續下泉天心棄顛沛神物爽機權東石臂先斷
南田足已駢九齡終相業天寶不烽烟東石鄭芝龍此居也

張公門下士蘇兆人

城破晨至張公之庭曰兆人先行矣即縊于公室之旁大書絕命詞云保髮嚴夏華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此身輕

膚髮還君父衣冠格古今生時原藥石死去亦蘭金田島千秋血秦廷一寸心文山交杜許幽冥共寒襟

兵部侍郎督師王公翊

公公被兵難萬摧萬挫至死膝不可屈金劉二帥立公于庭發箭射穿公胸者已四五矣公立不仆斧其首下地始僵尸焉真鉄漢也

山淸豈得已君憐奈我何天亡寧罪戰陣死不投戈氣嚼張巡齒魂過宗澤河能令烈鼓盡鏃骨任銷磨

禮部尚書吳公鍾出

公有文集一冊藏于普陀僧舍公死其僕焚其身束骨歸

武進

禮部文章重前朝理學尊憂時深淚盡報國苦心存南燼藏書穩
中臺故事燔焚身負忠骨終是未歸魂

吏部侍郎朱公永佑于甲子同年

公被執大罵守者以及刺其脇及僕負其屍葬之郊外脇
下流血不止僕告曰相公忠義芳潔何乃以血自行血遂

止

甲子升南北鄉書共此名岩、辨罵口籍、督雄兵靈血裏弘碧

妖星祖述堯公能知天文早誦詩悲竊憤棄疾肯吞殺閩中命

兵部尚書李公向中

公避兵舟山以居憂不仕獨坐對客惟手心史一編予故

組比南詩中語以哭之

宋亡紀二季今復見奇男寒菊不落北生花且向南斷頭降豈易

亡國死猶甘吾事告無罪仰天長嘆三公被執入城當事論以降

呼天者三

遂赴市
安洋將軍劉公世勳

圍城亟公月二十六日公開門詐降內伏大砲時前隊爭

入砲發擊死者千人主帥大怒益兵以攻乃竭城陷公自

刎

將軍誓死國帝不佑吾明伏砲爭投火銜枝詭受確令孤原可紹

騎劫豈知兵天道將安問因成監子名公位北兵事詳傳

讀劉忠毅殉難寔略

諱熙祚武進人予甲子同譜巡按楚中死于獻賊之難被

殺寧鄉

楚天兮不弔日慘兮無光掃橈槍兮戰嘗騎箕尾兮歸寧鄉殺
 賊兮口血狹獻兮咋舌斫胸曳腹兮罵不回百鍊兮寒鉄颯浩歌
 兮紅淚濺鵓塚兮孤田招屈原兮呼李芾含笑兮入重泉入重泉
 兮恨千古水軍塵兮陸窳舞紫氣餘氛兮天無色全楚亡兮中原
 虜君之一死兮華夏獨蕙桂名藩兮鼎然巖湘陰帝子兮果然潛
 江漢王孫兮愁燕啄置君岳麓兮玉骨寒七十二峰兮忠魂酸玉
 潭潔兮白刃失銜香林萍華兮明史冊毅皇帝兮何嘗負臣、負
 君兮九廟常塵贈烈卿兮諡忠毅堅金石兮貞松筠紀鄉舉兮甲
 甲借禮闈兮序嵩哀、巡讀兮題壓愧不死兮能知恥王澤水香
林山在寧

鄉

哭戶部給事邵公思遠

科

諱之魯餘姚人東江既破發疽死

痛國恥之莫雪建義辭兮誓師手一揮而海立洒血涕而獨悲裂
書帷以為旌銷硯鉄以為錦羌兜鍪兮肆集迎真人于仙居天算
昧以造魯分六曹以釐艱苦瘁其將荼皆無米而問炊咨司農以
賢勞招賤子同驅馳國無小而可為予莊誦之曰子皮痛忌予者
臧倉謂予筆舌互用而尼之公奇哭以前箸曰敵不止在蕭墻在
臥之惟奈何哉債龍轅而鍛鳳翼君之智不如葵予感知己而奮
起亟受職於計司期不負子以國士殫兵食其如亂絲天乎天乎
錢塘竭巨靈無力蠱厥圯君疽怒發中道絕留此餘恨何人支一
哭君兮忠謀違左之右之俱載尸再哭君兮壯園歟必為厲鬼騎
尾箕三哭君兮友道苦臭椒桂兮馨萊齋哭之不盡將從君堅金
石兮鎬吾私倚郭郭兮掩淚空盡日兮哀思

首垣莊元辰忌予移書于公謂于筆舌互

用能生人亦能殺人可放之出一頭地乎公覆答之曰敵不止在門戶且在臥榻矣尚可修夙怨以抑才耶再疏逮予出山

詩話予嘗謂古今氣類蓋有正人其正人不能甚合者李贄皇于白太傅范文正于梅都官唐說齋林黃中與朱子不特程蘇一案也莊太常之忠貞而雅與董戶不諧其寔皆君子也同時林文爾奔之其陸周明忤事亦類此

江都謝氏一門五節

弘光乙酉高杰無志禦敵反倡亂于廣陵破江都城謝薦之妻張氏同女希韞死于井長子于朝為母赴救道死仲子于宸出母于井守其屍而哭遇害極慘季子于陞年十三被掠逃歸間關千里值父病養父哭母越歲亦殂

捍國無志力跋扈有餘殃遂使金玉姿能生草木香賊臣驕白日孝子履冰霜悲憤傷心曲念之斷我腸斷腸者誰子伊人在千古

有女臥以刃有母心獨苦并死我無慮苦志方得伍朝出急吾母
陞入急吾父宸守急吾尸三子氣如虎恥嘔虎趙邑血烈掣清娥
怒僕本多沈恨悲歌咽庭戶江柳弱祖鄉出光借輿諱我明痛脫
節一門幹風盡

吊投江女

女定海人某姓父老諸生也貧甚以女質于豪。貪轉鬻
定鎮充歌妓演劇兵子窮無虛日女苦之飲恨不言也辛
卯五月廿一日戲于市父立觀道旁疑其貌若息也女當
場見父以身投地抱持而哭兵子格止之惟曰亟贖我父
輒走于臺。歷以兵威勢不可復歸矣母日哭自沉于井
訃聞于女心隱痛之外若不經意者廿五日乘舟還鎮賊
于浮橋一躍入水痛哉可謂寄根天上埋憂地下者矣兵

子諱其事故以他汙之夫近事之使人敢怒不敢言者止
此女也耶予聞而弔之

生世莫作女貧賤身身如郵療饑辭父母轉嚙豈得絲狂且重黃
金弱質歸兜鍪荆布充歌伎強使學清誕深夜獨含悲對影徒自
憐逐隊走大宅靚粧俯遠樓雖極管絃樂我心終未瘳有翼不解
飛枯魚黏釣釣演劇四達衛老父立道周渴恨發歲哭酸血噴兩
眸寄言贖餘生尚可匹好述武鎮勢如岳割絕中腸袖原不惜人
死豈復知人愁父兮壓冰山母兮填霜溝此女有心計聞之殊悠
悠遺會泊江潯候潮羈去舟勇躍快九泉沈痛始獲休不藉學問
力孝節格吳幽哀哉亂離來多少閨門羞劍齒羅敷頭樓香綠珠
蹂烈者赴死毅懦則浮生偷有女泥中蓮挺、自束修臨江怨霧
鎖一哭海門秋

哭胡給事友彝

友彝家居隆武徵書至擢兵科給事中即呼儒人某氏子
 龍存曰予此去萬死一生汝將何志龍存曰父子同難古
 亦有之友彝曰非也吾止有汝急則度僧以延一綫可也
 遂以毒藥一囊授孺人而決後延平被兵赴水死訃聞于
 孺人飲毒而死龍存行避不知此之

為哭文山泊上饒淒涼故屋襟蘇樵世人心死形猶在烈士魂香

骨未銷叔夜遺文堪墮淚張叔夜死宋古心植柏可攀條江百里

宋亡赴山水死誰言忠孝沉淪盡故國山河夢可招

哭舟山死難諸賢

俱死于辛卯七月初一日諭作九歌七哀淚痕透紙因悲
 海上何多忠臣烈女也稽靖難之變卿貳名員自當報國

即諸生布衣戍卒皂隸及閭閻弱息咸忼慨赴死此高皇
生成培養之盛今何以得此于海上耶偉哉夫以宋之將
亡也景炎崩于惠州祥興國于巨艘而張少保陸樞密猶
系一綫于九鼎况我明其此有文決不至此極諸公之才之
志又何不可從六龍浮閩粵以隱忍自惜其有用之身而
必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也
良亦悲夫昔王布衣之弔越也其詩曰九旆不回哀郢志
三軍難奪采薇心此猶我明一家事也尚謹嚴若此則諸
公之凜、于二姓二心之防者豈為過哉論謹書其名其
官其氏其地俾後之作史者知此考焉錦衣衛王相內官
監劉朝北京人戶部主事林瑛閩人兵部主事李開國臨
山衛世襲開國母某氏兵科董志寧吏部楊思任郵人通

政司鄭遵儉禮部主事董玄紹吳人工部主事顧宗堯江
用楫顧玠吳人兵科主事王璽北人已上六公同縊於明
倫堂張定西名振之弟名甲名揚恭謀顧明楫順天府庠
生母太夫人范氏夫人馬氏甲揚之妻某氏閩門某火
自焚張大學士肯堂暨冢婦沈氏妾周氏方氏姜氏畢氏
孫女茂漪僕張俊僕妻彭淑隨征守備吳士俊閩人或縊
或赴井一門爭死烈女某氏惜不能問其名姓城破兵欲
驅之走女坐地厲聲曰生于舟山死于舟山兵剝衣鞭背
血流滿身決不動百恠俱備而殺之普陀三元殿僧敬中
云自來烈女無復見有如此者予也為我明悲尤為為我
明幸亟濡筆以哭之予漏土聞見之外者望有心人拾遺

焉

海風為爾動悲鳴，凍雪淒冰哭野墳。
獨軀生小朝廷，愛龍翼大丈夫。
羞去婦行回首，高皇英憤甚諸賢。
怒氣亦難平。

孤兒行贈林荔堂廷評

夏五朔二歲，戊子華生倡義發憤死荒涼。
白日壯士血之死，足愜天地恥。
孤兒有母秋淚酸，尺組自經自憐寒。
抱母嗚咽哭牀下，纏更刺名書上官子。
賤畏法虐跋若火，王舒負人沉江計。
左倘逢甄卻告密，則禍智爽文姬匿。
樊不果回思孤兒危機坎，珂孫姬雷老秘神策蒼。
無天呼魏澤間生，林子奮忠勇。
挾兒莽若脫劍戟，託我以嗣還君九泉華之存亡。
權不在天，捧頭舐血異兒看。
此夕何夕，誰鬼兒父赤手控義韁。
宋元之辨嚴冰霜，父不肯活子不肯亡。
具此骨力真兒郎，兒乎兒乎慎行藏。
孰殺爾父不可忘。

高中丞六十

先生嘗恤刑三楚出守江觀察長沙兼節鄖陽巡撫川漢
殆始終于楚未幾而燕京失守嗟乎當事者不知用楚故
至于失燕自武陵出師楚不可為遂成亡燕之本使先生
武陵秉鉞何至舉天下之兵不足辨賊今已矣先生退老
邱壑己丑八月陸子春明偕同志以詩歌進六十觴酒酣
起舞猶時、不忘用楚也諭惟古此謂燕居深念計無後
之密謀速復卒致勃興先生胡為舍有用之楚不自肆于
一時而怛、自動鼓掌間庶幾世之知我哉雖然楚非無
事之時也前人謂守江陵可以開蜀守襄漢可以控川
陝守武昌可以蔽吳古之人皆用之我何獨不可故曰不
知用先生于楚以失燕也先生畧用之于守荆矣額兵止

二千有奇而練于鄉者且三萬冠于是不敢度荆亦畧用之于戰長沙矣敵乎西城圮于北城反以備在敵者攻在圮堵輕兵拒走謀于奸宗以消內應然則菱花之兆豈徒恃神助哉郾寇五至而五挫之大小百餘戰功比張許張許遮蔽賊勢使天下不亡先生之守非不敵也時地異也吾故曰楚未克先生之用以此先生愀然曰君休矣是猶謂不忘用楚也雖然楚非無事之時也

景山朝戰陰雲黑竹山暮戰金商逼一日三挫磧火連中丞大燾星河北戰酣熱血鐵衣寒北平突騎入三韓悲風草沒摩旂石全楚精神壁上觀二十四郡無義士十七友邦同日靡中丞麾手揮五峰卧壁龍沙鼓圮玉衡從此夜失光歸來雙手舞斑裳娛視玄髮鏡中立每飯豈思忘封疆秋深石筍書初度堂上桓榮勤孺慕

左部右馬忠孝林猶是後注開筆路先生辭曰吾何壽昔挽霜刀
今白首魂夢猶應賸楚山高帝皇輿意中有我操楚歌離楚音為
君再歌上堵吟醉吟惆悵新城路秋月照見先生心

自哭四首

硯銷石髓墨光寒註易愁深越尾難南國衣冠正悽慘北邱荆棘
也盤桓哭庭有淚難存楚博浪無椎可報韓一片桐君原上土何
年裏骨瘞江干

羞上先人萬卷樓秦離參秀發東諷江臯醉隱三竿竹原楚容愁
十里秋有子不教師逆紹苦妻已許盜貪婁重縉手澤忠臣傳讀
到宣和拂蒯緄

一官領部幾何時玉葉玉孫尚漢儀月下錢塘殘甲冷潮隨卻浦
朔風悲嘗書宗澤過河句可哭陸機入洛時此恨古今磨不盡西

陵尚有未封尸

知交哭書忍停雲楚、猶裁自哭文墓道當書晉處士碣陰不沒
漢將軍才華江總輸時輩忼慨劉焜託小羣草、蓋棺休削髮寡
蒙欲見魯先君

哭華公第

蘭萋香猶鬱骨堅肉未寒九原有薇蕨百死亦波瀾傷逝貴薄葬
謀生賤飽餐挂君肝腸在將头老兵殫

傷哉狂太古死矣哭難回君自不知佞人誰不忌才擁書恣目過
破產博顏開以此得孤傲一生無俗杯

病亦不可免飽誰得如初子尊新俸且鬼悔舊焚書必死尚負醉
如生寧庇廬沒君歸后土我輩計仍疎

謂子病于酒殊幸作者心祇因無近約乃以得踈襟文不衫不履

詩為翠為琴千秋高位置唯可在山林
陵谷移故主亭園遞客鄉每多可意適別自有心腸判雀投風雨
頭鴉賦筆床達人死亦速西郊正夕陽

雲石

客曰石胡為乎來哉鎮嶺五尺土中灰中有一線亘寶雲李太守
者培其壙吾知淺凸低兀亦有意寶雲舊名寶石才予曰否、石
胡為來臨川作令酷好奇洗滌山川知未知干搜萬索不曾道寧
有勝事遺于噫嘻噫今知之君不見姑臧城南一片石洛陽銅駝
隔咫尺諸公皆鼠石為龍七十二峰負中幘又不見何麼餘分色
正紫有石浮江入揚子地連牛女參其壙大業當窈亦尔、予欲
補七觀之遺半山之湮特書宋五問詞人此石之出非無因

詩話先生最惡喬鉢以其為吾鄉府倅馮公濟仲之死與喬

有力焉喬為雲石之會吾鄉詩人徵言殆通先生以幸災視
交之說應之可謂張胆不諱者矣喬亦不以為忤

先生學極博于治易尤精其辨女媧文一首極闢謂世本天
皇庖犧氏弟瑀初分汝水之陽後為天子因稱女媧本文夫
也古文汝作女瑀亦通媧自蕭何不能抗呂雉之專政審食
其叔孫通等妄稱古者女媧為天子以媚之唐武氏篡位逆
新女媧廟楊炯撰碑妄引蕭審之語不知汝皇之本非女后
也王仲壬曰女皇太昊氏之弟也世因為婦人之形蓋言其
本非婦人而世謬圖之也紀之以杜後世因牧者藉口焉先
先此文可謂前人所未及 高鼓峰曰先生無日不讀書嘗
于蕭晨過之雙扉未啟予從門隙窺焉名在怪石掩映若叢

薄中橫一几香烟縷、劃然繙書聲以為神仙中人也

續耆舊卷廿一

東林四先生之一

陸大行符字文虎學者稱為子光先生崇禎壬午舉人生負奇氣
風貌甚偉聲效為洪鐘聲其議論風發泉湧聞者以為陳同甫
辛幼安之流先贈侍御二何先生時以責公子負高才一見先
生訂為莫逆同結課于湖上之竹洲其掩關而理者皆王佐之
業也然先生操行甚嚴未嘗以其才少佚于規矩先贈侍御偶
有此失輒曰莫令文虎知之讀書不墮方域能于傳註之外別
開生面東林復社諸公爭引為友古文鵬騫海怒意之此極穿
天心月脅而出之不屑、於經墨詩皆志意此寄媚態橫生胸
懷洞達熱心世事以天下為己任世間兔瑣解果之士直叱之
若狗尤長于料事崇禎己亥文、甫公入相戴山諸公被召東

林人物自以為稍吐氣先生嘆曰彼方以仇、乘釁此乃以大
夫得意福且至矣果未幾而烏程排文肅公去位復社報氣正
盛先生獨憂之以為兵心見于文事聞氣長于同人乃亂亡之
兆而山左孔有德賊寨中具帛書其中土往來皆以社盟為稱
豈非士類之濫至使稱謂移于盜賊大可羞矣乃移書宣城沈
先生眉生令通告同志務闔修勿徒以報聞為事嘗以海上降
盜蔡三策之才荐之當事不能盡其用先生知名久困于省門
怏怏不樂卒已以保舉入太學舉京闈癸未放還而國難作結
雪馱于白岩東江之役賜進士授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清查
衛此錢糧千戶長馮如奎如斗乾沒獨多是時武人為于大君
諸公周旋其間懼不得當而先生實力行之抗不可撓如奎患
之遂刺先生于廳事不殊先生乃謝事養疴山中悲憤日甚國

亡嘆曰亡天下者科舉中物，人也。痛哭，罷取此作科舉文投之。谿中每投一頁，酌以一卮。蓋三月而病為逆卒。一子不久卒。無後。梨洲黃先生嘗曰：吾東髮出遊，此交豪傑，不為不多。然終身憊、之力。左提右挈，得以有此。知者先生與眉生二人而已。先生與先贈侍御公厚，故先侍御公為先生壻。風裁高峻，亦得之先生之教者。先侍御公手抄先生環堵集，殉難後不存。先伯父左仲先生復求其殘本而抄之。先生之集，此以存者，蓋其功也。

先生之集為先伯父所存者，皆甲申以前作。其甲申之後，別有雪瓢吟一卷，然不可得。竹垞選明詩，則并先生之諱不加。考正易符為彪，甚矣其誤也。黃澤望曰：文虎之山大近遺

山

秋夜吟

毒龍擊破向空吼，日月叱行雷。寔走天柱欲折，鰲背傾上帝震怒。
百神守帝曰：物性不可馴，吾聞濁世多遭迍。駟向滄江三十六，鱗
甲崢嶸光繞腹。筆端墨浪鬢鬣飛，霹靂撼天神鬼哭。神物終非耳
目玩，世人憐殺何足算。嗟不成雲，嗚未風寥。天地誰雌雄，即今
秋夜漫、黑愁集百端。眠不得，擁書欲讀淚如泉。帝若聞之應動
色。

贈聞隱鱗丈人

柵笠棕冠薜荔衣，清吟行處物情微。高名剖出民為逸，大易占來
避得肥。卧向宗文山，挂壁齋除何胤食。無晷忘年不覺，余生晚話
隱論詩吳未達。

摹作雪嶽詩

兩都廟社竟邱埋
吾黨何曾有款廬
錢子絹孫天厭視
宅龍墓馬
兔爭除活埋
七尺偷生去小歌
三途掉臂初一把
茅頭曾未蓋寧
馨豈合傲籬籬

雪山嶺下白岩前
盡室扶携寄頓全
告糴荒年遮露肘
僦居老屋
費痴錢
掩關坐舌園成覺
垂手調心學入塵
出處世間非兩極
向人火裏看栽蓮

小菴基址寺隅寺
隅東視領堂頭
指畫中習氣未除
矜意適勝情
猶亡作途窮
檐廊寄許雲為寄
磴道瑩憑雪作封
無值相心時落想
身生羽翰版生風

西臯雜咏

庭院栽花槿
卓籬杜鵑啼
罷有黃鸝箋
經欲倦
茶初熟
自起推窗
看日移

桐花落檻竹枝低梅雨連郊水滿畦瓦柵既魚纔得上河邊洗硯
投將歸

鉄袖緜環僮曝寬漢書點乙卷初完閨中解得窗南酌醉蟹燒蚶
遺敵寒